

一、瓦哈比运动

18世纪中叶，在阿拉伯半岛上发生了近代历史上首次规模较大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后人以运动领导者的名字，称为瓦哈比运动。因运动提倡恢复伊斯兰教初创时期的素朴信仰，今人也有以原教旨主义运动相称的。

1. 瓦哈布其人

运动的领导者阿布杜勒·瓦哈布（1703—1791），出生于阿拉伯半岛纳季德地区利雅得附近的艾叶纳一宗教学者世家，属于塔米姆家族的分支。祖父是纳季德地区知名宗教学者，父亲是罕百勒学派学者，曾任艾叶纳城宗教法官，叔父也是当地知名学者。瓦哈布自幼受家庭的熏陶，儿童时代就能背诵《古兰经》，并按时间去清真寺礼拜。早年求学于麦地那，后来周游各地，曾在伊拉克的巴士拉作过4年家庭教师，在巴格达居住过5年，并与当地一富户人家的女子结婚成家，旋赴库尔德斯坦、哈马丹、伊

斯法罕、库姆等地访问。在游学伊斯法罕的 4 年间，瓦哈布曾系统地学习过伊斯兰哲学、照明哲学和苏非神秘主义教理，深受苏非派的影响。其后在游学库姆期间，他在宗教思想上开始发生转变，成为罕百勒教法学派的热烈拥护者，并萌生宗教改革思想。

当时的阿拉伯半岛仍是一块贫困落后之地，部落原始崇拜仍很流行。瓦哈布在周游各地过程中，目睹了种种离经叛道的现象，诸如崇拜圣树、圣石、圣水，向苏非圣徒、圣墓顶礼膜拜等，心灵深处受到很大触动，决心学习伊斯兰教先知的榜样，以铲除异端邪说，复兴纯正的伊斯兰教信仰为终生使命。约于 35 岁时，他从外地回到纳季德，一面钻研伊本·太米叶（1263—1328）的著作，一面宣传他的宗教改革思想。最初，他曾获得某些成功，但不久就遭到当地保守派宗教势力的强烈反对，其中包括他的堂兄。后因与反对派发生流血冲突，他被地方长官驱逐出境，迁移到达尔伊叶，得到当地伊本·沙特酋长的大力支持，继续从事宗教改革活动。瓦哈布一生写过大量著作，主要有《穆斯林名人录》、《质疑》、《先知正道简介》、《伊斯兰教三大要素》、《信仰基要》、《使者传》等。

2. 基本改革主张

在宗教思想上，瓦哈比运动的基本目标是批判当时盛行于阿拉伯半岛的苏非主义信仰和礼俗，恢复纯正的伊斯兰教信仰。为此，瓦哈布在著作和布道宣传中作过系统的论述，其基本思想可归纳为：正本清源、返朴归真，净化信仰、消除腐败。瓦哈布的追随者们自称为一神论者，主张仅以《古兰经》和逊奈为行教的根本依据，反对脱离经典的宗教生活，否认信仰者与安拉之间存有中介之说，谴责一切离经叛道的行为，主张以武力来弘扬纯正的伊斯兰教信仰。后人根据瓦哈比教派的历史文献，将该派具体的宗教主张概括如下：

(1) 坚信认主统一，反对崇信伪神。深信除真主安拉以外，绝无神明；凡崇信伪神、以物配主者，皆应处以死刑。

(2) 认为“人类的大多数”皆热衷于圣徒崇拜，企图以此获取神明的恩典，因而他们皆属《古兰经》里严辞谴责的“以物配主者”。

(3) 认为凡在礼拜时念诵先知、圣徒、天使的名字者，向安拉以外的伪神求情者，向一切伪神盟誓者，皆为以物配主的伪信者。

(4) 认为凡承认非以《古兰经》、逊奈或必要的

理智为基础知识的人，凡否认一切行为皆来自于主命者以及反对只根据经文来注释《古兰经》者，皆属异端信仰（外道）。

（5）主张以“圣战”来实践主命。认为宣布战争与和平是伊玛目（宗教领袖）的重大职责，无论何时，只要他认为战争有利于弘扬伊斯兰教，有利于保卫穆斯林民众的权益，他就有权宣布“圣战”，而每一个信士必须听从伊玛目的召唤，积极献身于“圣战”事业。这是必须履行的义务。

（6）反对当时广为流行的各种礼俗、恶习，主张净化宗教礼仪、民俗习惯。主要包括禁止吸烟、赌博、歌舞、佩戴首饰、穿着丝绸；禁止崇拜苏非圣徒、圣墓；反对禁欲、苦行、遁世等苏非主义宗教传统等。

3. 运动的过程和影响

瓦哈比运动的初期，仅仅满足于通过讲道来传播新的宗教改革思想，并未取得实际结果。只是在瓦哈布迁居达尔伊叶以后，在当地伊本·沙特酋长的支持下，运动才得以迅速发展。到达达尔伊叶后，瓦哈布赢得当地绝大多数村民的支持，在那里兴建起一座清真寺，成为宣传其宗教改革思想的场所。他的改革主张同伊本·沙特酋长统一阿拉伯半岛的政

治愿望相吻合。后来，酋长将女儿许配瓦哈布为妻，进一步密切了二者的关系。不久，新兴的瓦哈比派便开始向外扩张。经过连年不断的征战，瓦哈比派终于夺取了利雅得，占领了纳季德的大片领土。1765年，伊本·沙特去世，其子阿布杜勒·阿齐兹继位，仍以瓦哈布为宗教导师。次年，向圣地麦加派遣一个代表团，要求当地圣族首领谢里夫承认瓦哈比派教义，得到满意的回答。与此同时，瓦哈比派继续东征西伐，不断对外扩张，到1773年，已经控制纳季德的大部分领土。

瓦哈比运动兴起后，圣地麦加成为必争之地。瓦哈比军在东征西伐的同时分兵北上，到1768年，其势力已达到半岛东北部沿海地区，直接威胁到麦加。次年，麦加的新任谢里夫派兵进攻瓦哈比军，遭到失败，瓦哈比军继续向北部挺进。1792年，瓦哈比运动的精神领袖瓦哈布去世，时年89岁。其时瓦哈比派的军事力量已挺进至东部哈萨省，并多次越过边界侵入今伊拉克境内。瓦哈比派的崛起使奥斯曼帝国苏丹深感惶恐不安，乃于1797年下令巴格达总督派兵镇压。同年，一支由7000名士兵组成的军队被派往前线，协同当地的阿拉伯驻军进攻瓦哈比军控制下的哈萨省。但双方交火以后，巴格达总督反而采取妥协态度，双方达成为期6年的停战协定。1801年，瓦哈比军再次越境进入伊拉克境内，一举

攻占十叶派圣地卡尔巴拉，扒倒伊玛目侯赛因陵墓的拱顶建筑，夺取大量战利品。此后，瓦哈比派的军事力量因纳季德的大部分游牧部落的加入而更为强大。1803年4月朝觐期间，瓦哈比军攻克麦加，麦加的谢里夫逃亡吉达。同年11月，瓦哈比运动的军政首领阿布杜勒·阿齐兹在达尔伊叶清真寺被一名狂热的十叶派穆斯林暗杀，由正在前线作战的王子沙特·本·阿布杜勒·阿齐兹继位。后来解除了对吉达的围攻，迫使逃亡至此的麦加的谢里夫俯首称臣。1804年，瓦哈比军夺取麦地那，捣毁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陵墓，劫掠了墓地的全部物品，并将大批圣族显贵驱逐出境，从而控制了全部纳季德领土。

独立的瓦哈比国家的兴起，沉重地打击了奥斯曼苏丹的统治。1811年，苏丹责令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率军讨伐。埃及远征军分陆海两路开进阿拉伯半岛，于历史上著名的白德尔战场附近遭到重创，几乎全军覆没。1812年，大批增援的埃及军队乘瓦哈比军北上之机，夺取了麦地那，次年攻占塔伊夫。1814年4月，国王沙特去世，其子阿布杜拉·本·沙特继位，继续与埃军周旋。1818年4月，瓦哈比派最后一个据点达尔伊叶被埃军包围，9月阿布杜拉战败投降，后于伊斯坦布尔被处决。至此，历史上第一个瓦哈比政权被推翻，代之以奥斯曼帝国

的统治。但不久埃及军队撤离后，瓦哈比派再起，于利雅得附近建立新政权。1838年，继位的费萨尔国王在同埃军战斗中被俘，被解往埃及，后设法逃回，继续领导瓦哈比运动。1849年，最后一个埃及总督被迫撤离埃及，从此瓦哈比派开始恢复在阿拉伯半岛上的统治。在其后数十年间的斗争中，瓦哈比运动内部曾出现分裂，以拉希德家族为首的一派不再奉行瓦哈比派的“圣战”传统，得到奥斯曼帝国驻麦地那总督的支持，于19世纪末推翻瓦哈比派的利雅得政权。1902年，逃亡科威特的瓦哈比派首领阿布杜勒·阿齐兹二世返回故土，召集旧部收复利雅得。为恢复沙特家族的统治，他再度诉诸“圣战”，于1910年创建了生产与军事相结合的兄弟会式组织（伊哈瓦尼）使瓦哈比派宗教传统得以发扬光大。此后瓦哈比派又同奥斯曼军队和得到英国庇护的麦加的谢里夫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直到1926年沙特家族才确立了对希贾兹、纳季德和阿西尔的统治地位。

瓦哈比运动不仅是近代伊斯兰教历史上规模宏大的一次宗教改革与复兴运动，而且也是一次以宗教为旗帜的、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社会政治运动，其影响是多方面的。运动的直接结果，是经过长期、曲折的军事斗争，终于推翻了奥斯曼帝国在阿拉伯半岛的统治，建立了由阿拉伯人执政的、独立的民族国家。从此，瓦哈比派教义成为沙特阿拉伯王国的

国教，确立了政教合一的国家体制。瓦哈比运动发生于伊斯兰教的发源地，其宗教改革与复兴思想影响尤为深远广泛。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通过一年一度的朝觐活动，云集于圣地麦加，广泛交流思想，归国后便把运动的盛况介绍给国内宗教界；各地来麦加、麦地那游学、访问的伊斯兰学者，也不断通过著译活动传播瓦哈比派的改革主张。此外，瓦哈比派为寻求各国穆斯林的理解、支持，还经常向世界各地派遣布道使团，宣传其改革与复兴思想。所以，近代以来瓦哈比派所开创的宗教改革与复兴的思潮，对世界许多地区的穆斯林皆有明显的影响，成为各地穆斯林效仿的榜样。例如，19 世纪上半叶发生于印度西北部的“圣战者运动”，发生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地区的“巴德利运动”，发生于北非的“赛奴西运动”以及稍晚在中国西北地区兴起的伊合瓦尼教派等，皆直接受到过瓦哈比运动的影响。

在宗教思想文化传统方面，瓦哈比运动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首先，以批判的态度来对待伊斯兰文化传统。瓦哈比派在宗教思想传统上属于逊尼派四大教法学派中的罕百勒学派，该派在后期发展中曾受到 14 世纪著名教法学家伊本·太米叶的影响，尤为强调信仰的纯洁性、正统性，反对各种“异端邪说”。针对伊斯兰教历史上广为流行的苏非主义传统，特别是圣徒崇拜、圣墓崇拜习俗，瓦哈

比运动采取严厉的批判态度，这与逊尼派权威大师安萨里（1058—1111）所开创的容忍、融合苏非主义的思想传统大相径庭。这种批判态度包含有对苏非派消极遁世、不求进取的人生态度的否定，代之以积极干预现实的务实精神。其次，强调以《古兰经》为信仰的唯一基础。历史上伊本·太米叶针对盲目遵从古人的思想，曾提出仅以经典的字面意义为信仰依据的主张，辅之以理性的解释。瓦哈比派在此基础上提出“回归古兰经”的口号，主张根据经典中的本义，独立地解释经典，不盲目遵循以往经注学家们的注释。这种提倡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态度，有助于冲破中世纪的思想禁区，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解释伊斯兰教传统，对后世影响很大。后来兴起的伊斯兰现代主义、原教旨主义在思想渊源上皆同瓦哈比派相通。第三，托古改制的思想。瓦哈比运动以净化伊斯兰教信仰为主旨，采取的是“托古改制”的方式。运动不仅对苏非传统采取批判态度，对现实中一切“离经叛道”的行为同样不表温情。瓦哈比派所欲复兴的是伊斯兰教初创时期纯正、素朴的宗教教义，公正、稳定、正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平等、和睦、团结互助的人际关系。它所采取的“托古改制”的传统方式，所提倡的正本清源、返朴归真的原教旨主义态度，后来成为一种影响广泛的复兴与改革的模式。瓦哈比运动既主张宗

教改革，又主张复归古老的传统，因而人们常把它划归复古主义思潮。从瓦哈比派的崛起中，人们可以看到早年阿拉伯穆斯林对信仰的执著追求，对早年文化传统的热烈依恋。

瓦哈比派教义至今仍是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国教，对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具有广泛的影响。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人们的宗教观念也在不断地变化。古老的伊斯兰文化传统如何适应现代化进程的需求，也是当今沙特阿拉伯和整个穆斯林世界经常思考的课题。

二、圣战运动

“圣战”（吉哈德），阿拉伯文原意为“尽力而为”，原指伊斯兰教创始人、先知穆罕默德为捍卫伊斯兰教信仰与麦加多神教徒进行的战争；后指在伊斯兰教旗帜下为弘扬主道而进行的战争。按照《古兰经》和圣训的规定，为弘扬主道而战是每一个穆斯林应尽的宗教义务。历史上对圣战观念多有不同的解释，以“圣战”名义进行的战争既有正义战争，也有非正义战争，不可一概而论。近代以来，随着瓦哈比运动的蓬勃兴起，古老的圣战观念再度复活，成为改革与复兴伊斯兰教经常采取的重要方式。这里仅就受瓦哈比运动影响而发生的三次圣战运动作一简要的介绍。

1. 印度的圣战者运动

19 世纪上半叶，在印度西北部兴起一次规模较大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因运动的参加者自称为“圣战者”（穆贾希定）史称“圣战者运动”。它的兴起

同不久前发生于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运动有一定关系，但基本上是印度社会的产物，同近代印度著名穆斯林学者瓦利-乌拉(1702—1762)的宗教思想有直接的渊源关系。

印度是个多民族、多种不同宗教信仰并存的文明古国。近代长期统治着印度大部分地区的莫卧儿帝国是个伊斯兰封建王朝，但因穆斯林在全国人口中居于少数，他们在同人数众多的印度教居民共同生活中，必然会受到印度教文化的影响，在信仰和礼俗上不可能“纯而又纯”。17世纪中叶，在内战中夺取政权的奥朗则布皇帝(1658—1707在位)当政伊始便在伊斯兰教王公贵族的支持下，实行带有宗教歧视、民族压迫性质的政策，沉重的捐税、连年的战争引起强烈不满，各地起义接连不断。早在1656年，德干高原西部的马拉塔人就发动起义，建立独立国家。1705年，旁遮普地区的锡克教徒在教祖领导下举行起义，坚持10年之久，再次使莫卧儿政权遭到沉重打击。1707年奥朗则布皇帝死后，昔日强盛的莫卧儿帝国渐趋解体。

莫卧儿帝国的衰落使印度伊斯兰封建贵族失去强有力的政治依托，昔日统一的穆斯林社团也变得四分五裂，信仰松弛，道德沦丧，引起精神危机。在此困境下，印度伊斯兰教界一批正统的宗教学者企图复兴纯正信仰，重振宗教道德，强化各项宗教制

度以挽救帝国的危机。其代表人物是瓦利-乌拉。他开创的瓦利-乌拉学派，成为前现代印度伊斯兰教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一个学派。

瓦利-乌拉出生于德里的一个宗教学者家庭，其父是著名的教法学家，曾在奥朗则布时代参与《伊斯兰法典》的编纂工作。他在青年时代受过系统的宗教教育，曾游学于麦加、麦地那，后来成为一位博学多才的伊斯兰学者。在宗教思想方面，瓦利-乌拉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他生活在奥朗则布皇帝死后的衰落时期，为恢复莫卧儿帝国的荣耀，他曾提出过一系列改革与复兴伊斯兰教的主张。他在著述中谴责封建贵族放荡无羁的生活，同情下层民众的疾苦，呼吁统治者实行仁政，减轻人民的负担。他把帝国的衰落归诸于统治者的腐败无能、信仰的松弛、宗教道德的沦丧，主张恢复伊斯兰教的纯洁信仰，加强宗教思想统治。为加强帝国的统治，他一方面寄希望于武力征服，呼吁统治者强化伊斯兰教法，号召穆斯林为弘扬主道而参加对马拉塔人的“圣战”；另一方面，他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申伊斯兰教的“普世哈里发”学说，为莫卧儿王权的合法性寻求根据，宣称臣民即使对不义的君主，亦不得举兵反叛。为增进印度穆斯林的团结、统一，瓦利-乌拉提出了两点主张。一是在逊尼派内部，他主张以圣训学为教法学的基础，以克服逊尼派四大教法学派

之间的对立情绪，增强内部团结，一致对外。二是在制度化的伊斯兰教与苏非信仰的关系上，他主张融合苏非主义。为此，他在著作中对苏非大师伊本·阿拉比(1165—1240)的学说予以新的解释，认为“存在单一论”与“见证单一论”互为补充、相辅相成，从而既坚持他的前驱者、印度著名伊斯兰学者希尔信迪(1563—1624)的“见证单一论”，又不绝对排斥带有泛神论之嫌的“存在单一论”。与此同时，他提出印度各苏非教团在道统上皆源自先知，应当在共同遵循“穆罕默德之道”的基础上融为一体，并在遵循经训、教法的基础上向逊尼派靠拢，以增强穆斯林社团的团结统一。

瓦利-乌拉故后，其学派继续发展，于19世纪初达到极盛，终于引发了旨在复兴纯正信仰的“圣战者运动”。运动的主要领导者赛义德·阿赫默德是瓦利-乌拉之子阿布杜勒·阿齐兹的得意弟子，他于1807年加入该学派的核心组织，被视为领导运动最合适的人选。他的两个弟子、瓦利-乌拉的孙子谢赫·伊斯迈尔和阿布杜勒·哈耶作为助手，也参与了运动的筹划工作。经过长期的思想准备，于1822年，赛义德·阿赫默德在同他的两个弟子一起赴麦加朝觐之前，以《古兰经》启示为据撰写了《正道》一书，后来成为运动的指导思想。之后，其弟子谢赫·伊斯迈尔以祖父瓦利-乌拉的《一神论者之

瑰宝》为底本 撰著了《信仰之坚振》 被誉为运动的另一部经典之作。这两部著作 继瓦利-乌拉之后，继续坚持瓦利-乌拉学派的正统教义思想，力主融合苏非主义信仰和实践。书中提出，印度的三大苏非教团（卡迪里、契斯提、纳克什班迪教团）除有各自的道统源流外，它们在内省宗教经验上皆同“先知之道”（圣行）相通，而先知之道的里义是严格遵循伊斯兰教法。故此，所有苏非教团皆属“遵法派”教团 应当合而为一 不应宗派林立、纷争不已。

自麦加朝觐归来后，可能是受到瓦哈比运动的鼓舞和影响，圣战者运动开始从思想发动转向实际行动阶段。受总部派遣的布道师团深入印度北部的各个城镇村落，直接向下层的穆斯林民众进行宣教布道。他们在各地的讲道中，宣讲以《古兰经》、逊奈为基础的伊斯兰教基本信仰，号召民众遵从伊斯兰教法，做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在宣教中，他们尤为强调复兴认主独一的纯正信仰，动员民众以实际行动来抵制各种“以物配主”的行为和非伊斯兰教的礼俗，包括盛行于苏非教团中的圣徒崇拜、圣墓崇拜，源自十叶派传统的纪念先知穆罕默德的节庆活动以及受印度教影响的一些习俗，如朝拜印度教神祇、圣地，呼喊印度教口号，庆祝印度教节日，向印度教僧侣婆罗门占卜吉凶等。如同瓦哈比运动一样，圣战者运动也以提倡一神论信仰、反对多神崇

拜为宗教改革的主旨。但不同的是，它所抵制的“以物配主”主要是指来自印度教的外来宗教影响，而对苏非信仰则较为温和，对信奉印度教的居民也采取宽容态度。

圣战者运动的改革方案包括两方面的目标，这是根据瓦利-乌拉的宗教政治思想中“不完善国家”与“理想国家”的区别标准制定的。前者相当于传统上所说的“敌占国土”，指的是在英国殖民者或非穆斯林占领下的领土；后者相当于传统上所说的“伊斯兰国土”，指的是印度穆斯林聚居的地区。运动的目标在于通过不断的努力来改变“不完善国家”的面貌，并通过“圣战”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建立理想中的神权政体的“正义之国”。为此，圣战者们以村落为基地，在非穆斯林统治区建立自治的圣战者基层组织，以清真寺为活动中心组织民众，还设立独立的伊斯兰法庭，在穆斯林居民中实施伊斯兰教法，逐步建立武装力量，以发动“圣战”。至于运动的第二步目标，即建立独立的穆斯林政权，则长期未作出决定。后来他们选定印度西北边境锡克教徒的聚居区为“圣战”的战场，认为锡克人的统治很不牢固，附近的帕坦族人从未屈服于外族统治，边境另一侧的阿富汗穆斯林也可能支持对异教徒的“圣战”。1830年，赛义德·阿赫默德宣布对锡克教徒举行“圣战”，一度占领白萨瓦，并在西北边境的

山丘地区建立一个地方政权。次年，在锡克人的不断打击下，圣战者运动兵败于巴拉考特，赛义德·阿赫默德死于战场，运动以失败告终。从 1840 年到 1857 年，圣战者运动的残余分子曾以武装斗争来反对进驻旁遮普地区的英军，并因参加 1857 年的印度民族起义而两次遭到英军的镇压。1863 年以后，凡参加过运动的，在全国各地皆受到残酷迫害。

圣战者运动虽以失败告终，但它对近现代印巴次大陆伊斯兰教的历史仍有久远的影响。它所开创的改革与复兴伊斯兰教的先例，成为近现代印度伊斯兰文化最重要的源泉，深深地影响着后来兴起的许多思潮和运动。

2. 印尼的巴德利运动

古老的“圣战”观念，甚至在遥远的南洋群岛，同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它不仅成为印尼穆斯林宗教改革与复兴采取的主要手段之一，而且也是他们反对外来殖民统治的精神武器。19 世纪，在南洋群岛的苏门答腊地区，曾发生过两次规模较大的“圣战”运动，首次是“巴德利运动”。

苏门答腊西海岸的米南卡包地区，原为印度教的满者伯夷王朝的领地，居民多信奉印度教。15 世纪后期，满者伯夷瓦解，相继在印尼各大岛屿兴起